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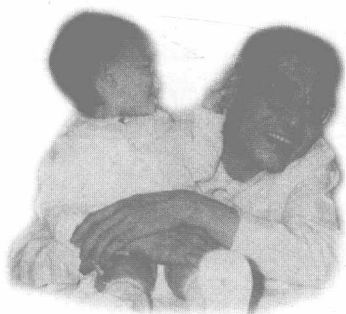


石人 著

香
港
老
照
片

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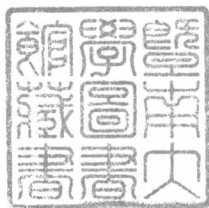
K296.58
20113
3



香港老照片

第三輯

石人 著



書名 香港老照片（第三輯）
作者 石人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發行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 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 傳真：2764 1310
再版日期 二〇〇四年二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COSMOS BOOKS LTD. 2004

ISBN 962 993 797 2

香港老照片（叁）

目錄

代 序 ————— 005

第一輯 ————— 007

第二輯 ————— 091

第三輯 ————— 183



從小到老，我的一條人生路。

「絕對大半生」的綜合

(代序)

這本書不是甚麼「名人自傳」，只是近五十多年香港的小治史，但因為我也是「一件香港老東西」，所以把自己「也摻了些進去」。

老頭今年（二〇〇二）七十七歲，原名梁大中，五十多年前到香港後，觀乎滄海，始覺渺乎其小，絕對不宜「自大」，於是改名小中，又名兆中。賣文五十多年，筆名亦五十多個，怪到有叫「不見人下樓主」的。九歲喪父，讀書備盡艱苦，時常餓肚，在校因無錢交膳費，曾屢到飯堂刮取飯籬底的飯屑，躲到浴室快啃。抗日時期，流落柳州，曾目睹日機狂炸北火車站，死人逾千悲慘場面。自宜山西上逃難，崇山道中，有三日四夜無粒米下肚而猶日行七八十里的酸苦，曾意圖自殺而又堅強地活下來。當兵打日本，官拜上尉，胸口擦過子彈不死，膝後捱過刺刀不跛，皆留大疤痕。隻身來港，一住數十年，住過摩星嶺、石硤尾，挑過泥，吃過麵包邊，且與狗爭食，踏過大笪地。來前半工讀，讀過兩年野雞大學。來港後做過多家報館，擔任過九家報社社長總編輯，一家日報副社長。曾自辦報三次，均以失敗告終。有過三十年專職寫稿生涯，煮字兩億以上，出書三十本，每日撰寫專欄，最多時日十七八篇。娶妻一名，已五十多載，子女六個，皆年近半百，已有孫八名。

以上所供是實。

香
港
老
照
片

第一輯



人人懂得護苗重要，推動了社會進步，新一代是既可愛，亦幸福的。
(圖中有些「小子」已成博士教授)



今昔之變與護苗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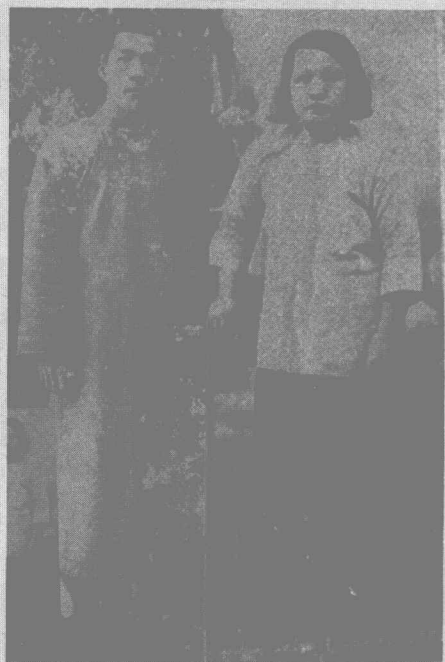
香港五十多年，其實進步很大，許多人說的「貧富差距」，其實也遠不如五十年代。

那時候的所謂「稅網」，小之又小，像我「忽然」而成為納稅人，稅局來信是稱我為SIR，到稅局去，不由你不信，稅務官會拖椅子請我上坐。

談到讀書，大學只此港大一家，能入學的多是名門子弟，一般人能讀到皇仁、華仁畢業，已經不愁沒有「金飯碗」工作。（銀行、官校教師、公務員為三大「金飯碗」，能進入「羅富國教育學院」，則已可穩拿高薪水。）至如留學，對中下家庭而言，是天方夜譚，有錢子弟留學，還得坐「總統輪、皇后輪」；甚至去南洋，也多是乘船。

至如所謂「綜緩」，乃至「生果金」，那時是一概欠奉。有特殊淒苦的，驚動官府，才會有些「恩卹金」。子女眾多家庭，兒女也只有去茶樓賣點心，「當差」（還未有女警），做工廠妹、小販。

社會進步處，是中下人家收入好一點之後，都懂得培育下一代的重要，也更着重改善下一代的生活，將下一代放在首位，將自己放在「次要」。與我這種想法（甚至在兒子留學時，正值破產赤貧，也將最後一點錢塞到孩子袋裡）同樣的人愈來愈多，「護苗」也愈來愈出色，香港才有今日人才鼎盛。也可說是思想的轉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為更多人改善了生活品質，政府自然也有配合，才使我們今天較好。



永遠在念的父母親

追懷父親，是最甜蜜而又懷酸的回憶。

才三十六歲的父親，逝世前便已失業在家，早上起來，穿好長衫，便在家中來來回回地行走，有時不斷摸着自己的下巴，有時又會過來摸摸我的小腦袋，然後抱起我，往街後的城頭走，一路上絕少說話。（可信這也影響了我，使我長大後習於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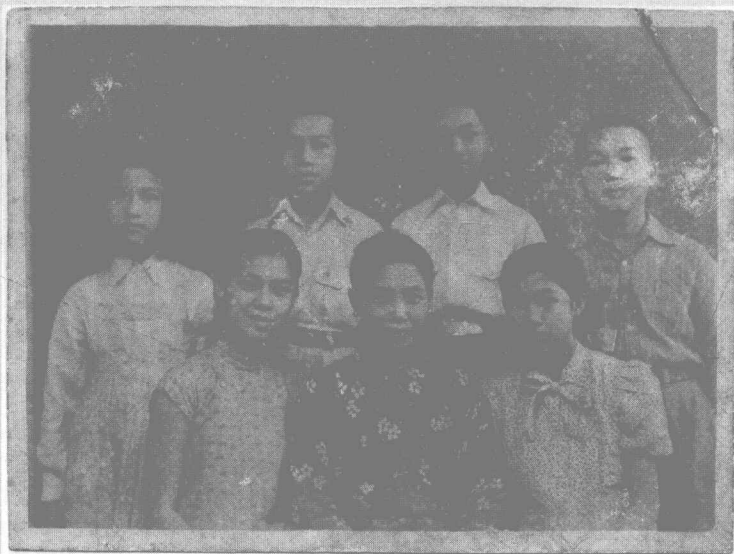
一到了城頭，便會把我放下，要我沿着崎嶇的城牆小路走，似乎在告訴我：「你以後還得走許多這樣的路」。遇到有泥濘低窪的地方，即使我有猶疑，他也不會把我再抱起，只是吩咐一句：「跳過去！」——後來我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何嘗不就是自己多次「跳過去」？

沒工作的日子，似乎也就是醉鄉日月，父親經常會喝得醉醺醺，倒在床上，說些甚麼，我也不懂，卻懂得當母親拿熱毛巾過來時，我一定搶着為父親揩臉，父親會對着我笑，側過臉來香我一下，這一剎，已在我腦海中閃動了七十年。

小孩子上了飯桌，照例會鬧，不肯吃飯。有一次惱了父親，在桌邊的柴堆上抓來了一塊尺多長大木柴片，有一本袖珍書那麼闊，放在桌上，喝一聲「再不吃便要打了！」想不到我會大哭起來，這一下子，父親可慌了，抓起柴片：「我打打打打！」竟是往自己身上打去，再把我抱起，看到我笑了，這才親自給我餵飯。

父親逝後，有一段時間遵俗例停棺在家，作為孝子，晚上得睡在棺旁的禾草上，有時睡到半夜醒來，或是在迷迷糊糊之中，我會半身趴到棺材頭上，伸開一雙小手，就像「要阿父抱抱」，可一點也沒有害怕，但覺父親只是熟睡在裡面，還可以向他撒嬌，因為有時我發燒，父親也是這樣抱着我睡的。

悠悠生死別多年，子欲養而親不在，回憶能夠產生遺憾，卻永遠不能彌補，人生究竟何來美滿？



丈母娘（中）的生產力，可不比她老人家的女兒差勁。
（前排左一為作者妻子）



堅忍的丈母娘

我的丈母娘，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出來，卻能使兒女都「乖地」完成了應有的教育。

而她自己，則可以說是「堅忍卓絕」的典範，不止是撫養兒女，捱盡苦辛，還曾面對「文革」時期的大磨難。

香港人住山頂，非富則貴，我丈母娘也住過幾年山頂，不過是粵北的山頂，沒有任何屋子，只有她自己蓋搭的茅棚。如果沒有我這個一家九口，月入四百五的女婿，月寄五十港元大力支持，又使她成為「受優待」的「外匯戶」，會得怎樣？可真是不敢想像。

但就是要去查一查「有沒錢寄來」，也得翻山越嶺，走九個小時的崎嶇山路，其他苦難，也不忍再說。

「文革」過後，她也「下山復出」，但折磨過甚，也只是快活了沒幾年。

「泰山」大人也是位詩人，有「詠青葵」詩，詩中兩句「嶙峋傲氣骨，身碎志不折」，用來詠讚「泰水」，其實也很恰當。



母親辛勞了大半生，或者
唯一的安慰，便是抱過這
許多孫兒。





九歲的震撼

早在九歲開始，我便已被夜半淒苦的哭泣聲所震撼——是我母親的飲泣。

這一年九月，我的父親病逝，才三十六歲，而母親才三十一歲。

年青失偶，當然痛苦，但更痛苦的是，連明天的生活費用也不知道如何解決，因而聯想到「如果他還在世」，相信這才無法不整夜哭泣。

哭聲低時，睡在房外，還是孩子的我聽不到，但有時哭聲高了，我便會一驚而醒，呆呆地坐在蚊帳裡陪着垂淚，卻不敢行近母親的床前。因為曾經有過一次，她突然坐起來，緊緊抓着我的雙臂狂嘶：「為甚麼我們這樣苦？為甚麼我們這樣苦！」跟着暈了過去。（只是這年紀，我也知道出了事，走到鄰房叫醒叔祖母救她。）

有一次，她給我看一個銀毫：「這就是阿父給我們留下來的了。」並告訴我，是檢點父親衣物時在袋子中找出唯一的錢。面對現實，內心徬徨，相信誰都不能不哭。

當時小小年紀的我，能夠想到的安慰，也只是早點起來，躡足進入廚房，燒好熱水，倒進洗臉盆，用毛巾蓋好，讓母親起來時有熱水洗臉，然後在父親遺像前上一炷香，再一聲不響，自己揹起書包上學。

只不過一路走着，內心總是帶着抑鬱與我同行，活潑不起來。



右圖：一九四四年，在柳州影過這張相之後，便踏上流亡之途，而為我照相的影室主人亦為日機炸死。

左圖：「一怒頓生飲血心」，要飲的是敵人的血——從軍去！下圖：命不該絕，解甲歸來，依然故我。